

读《旗袍里的思想史》

贺圣謨

思想观念无声无形，但当它发生出现新质的变迁时，总会找到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载体来展示自己；反过来说，社会生活中一件件具体的新事物的出现，多半又可以从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中追溯到原因。《旗袍里的思想史》这篇随笔从旗袍的改良、流行、演变过程中，即小见大，挖掘出了隐藏在旗袍里的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变迁的脉络，颇能发人深思。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划时代意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此前浑浑噩噩的中国人开始了“发现自我”的曲折的历史进程；而对于长期被封建礼教压迫、束缚着的妇女，则开始了“男女平权”意识的觉醒（当然，这是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顾历史才作出的概括，当时人未必都明确地意识到）。于是，先于争取受教育、就业、经济独立等社会性权益，在争取婚恋自由的同时，有了朦胧的叛逆意识的妇女们“男女平权”的要求就从最形式化的衣着上着手了——把传统妇女的“两截穿衣”改成男人一样的“一截穿衣”，以为这样一改，男女就有了平等。“一截穿衣”最容易得到的范本自然当属前清的长袍；然而方正严冷的男性化的长袍，其缺点显而易见：它抹杀了女性的曲线美这一体态特征。于是，顺应着天性爱美又少了顾忌的妇女的内心要求，她们身上男性化的长袍很快改良成裁出腰身的女性化的旗袍，穿上它，女性就显得婀娜多姿了——应该说这是旗袍要待满清王朝的黄龙旗被砍倒十来年后才兴盛的根本原因；而且，随着舆论约束的放松，旗袍的袖子也逐渐缩短，直到终止于无。

这确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中国古代女性服装审美的着眼点多在衣服本身，甚至还总是试图尽力掩盖、抹杀女性身体的自然曲线，而改良后的旗袍的裁剪和款式则以突出女性的身段美为指归，把审美的着眼点落到人身上了。这一突破应该说与国门大开后形形色色的外来新思想中所包蕴着的“人本主义”因素直接相关。女性开始重视“自我”与男性对女性审美眼光的改变形成空前的互动关系——即使退回去说“女为悦己者容”吧，“容”字的意义也决不再停留在容颜的修饰上面了。

旗袍的改良、流行、演变乃至取得女装的统治地位，确实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特别是审美观变迁的一个重要阶段，但这个时段前后不过30年。20世纪50年代起，一统天下的是色调单一的列宁装（不分四季）、中式棉袄（冬季）、两用衫（春秋季），特定阶段还有男女不分的军装，旗袍曾被挤得无影无踪，甚至成了“破四旧”的对象。这个时段至少也长达30年。人们记忆犹新的是，直到80年代甚至还稍后，旗袍才在街上羞羞答答地重新露面。我以为，只有补上了这一段，“旗袍里

的思想史”才是完整的,只是这要求可能太求全责备了。

附原文:《旗袍里的思想史》

王宇清^①

最能体现女性曲线的旗袍,是直到 20 世纪的二十年代,才在全国真正流行开来的。那时候,由满洲旗人统治的大清朝,覆灭已约摸有十来年了。

旗袍的流行,很叫人不可思议。奇就奇在,它是在满洲人(旗人)建立的王朝清朝灭亡后,才出人意料地迅速兴起来的。满洲人当年灭了明朝,汉人们没过多久便都当了大清的顺民。只是通常有个说法,叫做“男降女不降”。男人都顺应朝代的更替变故,留了辫且易了服。女子呢,却叫人觉得像是跟没降似的——仍旧保留着汉装。许是满人认为,女子者,乃一些弱不禁风的娘们儿也,并不是真正完整的社会意义上的人,不会构成对大清的威胁吧?既然根本就算不得完整的人,也就没必要在服装上去跟她们较真了。据史料,倒是当时有一些满族妇女觉着自己穿的旗装难看,一心想改穿汉服。这着实叫皇帝老儿头疼了一把,索性便传下旨去,禁止了事。

清朝完了。改民国了。新文化运动了。“五四”也爆发了。西风东渐越刮越劲了。西洋思想越来越香了。但毕竟,与西方的接触,那时候还太少,认识也还太肤浅。你比方说那时一些知识女性,看了几本外国书,于是便纷纷地向往人格上的独立。但说句略显不恭的话,那时的那些个所谓“新潮”妇女们,其实还大多远没有能力去真正地体认人本主义、女权主义等等这些巨大而深邃的体系。或者毋宁说,在她们思想深处,压根儿就并不是真的太在乎什么“主义”的。她们所真正看重的,往往只不过是很具体的“现实处境”。在她们看来,所谓妇女解放呀,男女平等呀,不过是时时事事都要和男子相同相等罢了。如此而已。

在中国的古时候,妇女们全都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而男子呢,穿衣则是“一截”的。这男女岂不是有了差别了吗?这还得!这对当时非常注重男女间在形式上的“平等”的“新潮”女性来说,可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呢!于是,便有那“要求解放”的“女同志”们,开始大胆而叛逆地穿起了“一截”的长袍。旗袍,这后来流行大半个世纪的女装,却原来,竟是“新潮”女子们“争女权”、“争平等”的副产品呢!只是那时既是为了向男子看齐,初兴时旗袍的样子,便都是男性化的,严冷而方正,又缺个腰身。这简直,就好比是一个专门谋害“女性美”的冷面“杀手”!

毕竟违背妇女爱美天性的服装是难以长久的,这就如同任何过激的思想终难以长久存在一样。旗袍,它必须,也只能顺应人性,慢慢实现其女性化,这样它才能够生存,才可能发展。果然,过了没多久,旗袍便进行了改良,裁出了腰身。既而,又迅速地增加装饰。领子、袖口等等地方,修饰得越来越妩媚而多姿起来。

如今我们看到的旗袍,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勾勒与烘托出了女性的曲线美。这,在中国妇女服装的历史上,可谓是一次重大的革命性转折。这之前,中国的女装,是很少考虑去突出女子的线条美的。传统上,中国服装那烦琐到极点的装饰和点缀品,总是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衣服而不是人,这一点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中,“重物轻人”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而旗袍开始兴盛的时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初级的商品经济活动,正逐步地改变着人们。尊重人,表现人,作为一种新兴的观念,在当时的国内迅速传播着,“自我”的意识日益高扬。这一切,自然会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一代女性的审美观。以往那忽视“人本身”的传统款式的服装,在人们主体意识一天天增强的时代,自然就越来越不被世人所看好与青睐了。于是,旗袍,这种更加体贴“人”,突出与凸显“人体美”的新服装,便理所当然地取得了女装的统治地位。

斗转星移,服装随着社会一天天地变化着。眼下的社会,商品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思想与文化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人们现在已经有条件进行更多样化的选择,也更加地愿意去进行不同的选择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世纪之交的年轻人,思想开放的程度与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如今的她们,主张穿衣要舒适随意,而且作为衣服,也已不再是仅仅追求它线条与款式的美观了,有人要求它表现独特的个性,甚至要求它要夸张……

在这个一天天向多元演变的世界中,曾经是妇女们当家服装的旗袍,重新又回归为女性众多的着装选择之一种。我们现在或许可以将这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旗袍来当作某种见证。确实,由它,我们好像已经多多少少地窥见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思想和观念上,耐人寻味的变迁……

注释:

①本文作者王宇清,男,生于1967年。现在北京《团结报》供职。曾发表各类各体文学作品30余万字。著有散文集《旗袍里的思想史》。

(责任编辑 斯 迈)

华梅教授谈我院学报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论系主任、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服饰文化学著名学者华梅在其重要论文《服饰理论研究亟待引起关注》中,呼吁大家重视理论研究(包括史论、文化、科技),以加快中国服饰业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文中谈及我院学报。

华教授在论文的“结语”中说:“可喜的是,从2001年开始,新世纪新气象体现在服饰上的最醒目一点,是服饰报刊开始重视高雅文化,热衷于组织严肃的评论和高层次的学术研究。这种导向于服装饰业界如一缕耀眼的阳光或说吹来一股清新的风。”华教授列举了《天津工业大学学报》、《时装观察》(北京)、《宁波服装学院学报》和《时尚周报》(香港),她评论说:这些刊物“为从事服饰理论研究的人开辟了一个很好的空间,鼓励有志之士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共同为服饰大发展和全国上水平贡献力量”。

华梅教授的论文发表在《天津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被排在头条位置上。